

语言层次观

——从索绪尔到韩礼德

徐来娟^{1,2}

(1.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715; 2. 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9)

摘 要: 语言符号的层次性是现代语言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虽然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没有直接提出层次性的概念,但他关于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对立、形式与实体的二元对立、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以及能指的线性原则等思想为叶姆斯列夫、兰姆和韩礼德等人的层次理论提供了共同的理论背景。在对这三位学者有关层次的分类、层次的内容以及层次间和层次内部关系的描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探索并评介语言层次理论在他们之间的传承模式和发展概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语言符号的本质。

关 键 词: 语言层次观; 索绪尔; 叶姆斯列夫; 兰姆; 韩礼德

中图分类号: H 0-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58(2014)01-0102-05

语言学界普遍认为语言是由“语义”、“词汇语法”和“音系”三个层次构成的符号系统,在讨论语言现象时,也往往会从这几个层次进行分析。然而,语言到底有多少个层次、每个层次的内容以及层次间的关系如何,学者们各有不同的看法。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叶姆斯列夫(以下统称叶氏)、兰姆和韩礼德等人对语言的层次理论贡献较大,他们的层次理论表面上提法各异,但本质上存在着传承和发展的关系。目前,有关这几位学者的语言层次理论大多散见于一些论著或文章之中,对其进行系统、综合比较的学术论文还不多见。本文拟从层次理论的背景——索绪尔的符号观入手,对叶氏、兰姆和韩礼德的层次理论进行梳理,探索他们各自理论的特点及其联系,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符号的本质。

一、语言层次观的缘起—— 索绪尔的符号观

索绪尔认为语言学应研究内部语言学中的共时系统。为此,他严格区分语言和言语,指出语言是一种抽象的、同质性的、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存

在的、集体的和永恒的社会心理现象;言语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它是个人的和暂时的,与社会语境相关。尽管言语很重要,但它捉摸不定,且不会影响语言的内部结构,因而不在于语言学研究范围之内。为了追求科学的形式美感,他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将人文现象符号化,指出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单位体(entity)。“两面”指概念和音响形象,符号必须是这两个要素的结合。例如,book之所以被称为符号,只是因为它带有“书”的概念和音响形象。为了明确语言符号这两个成分之间的对立关系,索绪尔用所指和能指分别替代概念和音响形象。所指是符号所要传递的意义;能指是符号自身,可表现为声音、音节、词或句段等。

鉴于语言的社会性,索绪尔把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归结为任意的或不可论证的。例如 horse 这个词所表示的概念和用来作它的能指的声音 /hɔ:s/ 之间无任何联系, /hɔ:s/ 之所以可以用来指马,这完全是约定俗成,因为它可以用任何别的声音来表示。既然声音和意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解释某一个词就是找出这个词跟另外一些词的关系”^{[1]265}。因此,单个符号是没有意义

收稿日期: 2013-05-28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SWU1209437)。

作者简介: 徐来娟(1975-),女,江苏大丰人,西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扬州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功能语言学研究。

的,它必须在与系统中其他符号的相互区别和对立中才能确立自身的价值。这种区别和对立既有组合关系上的,也有聚合关系上的。语言的组合关系体现了能指的线性原则,即符号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则前后相继地排列在言语链上这一现象。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卸下来换上另一个环节,从而组成新的链条”,“在链条的某一环节上能够互相替换的符号具有某种相同的作用,它们自然地形成了聚合关系”^[2]。

在语言出现之前,语言功能运作的两个成分(思想和声音)都处于混沌状态。语言的独特功能在于“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使它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1]158},它以形式而不是实体的面目存在,是“潜存在一群人的脑子里的语法体系”^{[1]35}。相对于形式,实体是表达一定意义的声音串。

可以说,索绪尔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层次的概念,但他对符号成分及其之间关系的描述是层次理论的来源。

二、语言层次观的传承与发展

1. 叶氏的层次观

作为索绪尔真正的继承人,叶氏提出的层次理论是对索绪尔语言符号思想的重要发展,同时也是语符学的重要内容。叶氏的层次理论主要围绕内容—表达和形式—实体—混沌体两个维度的互动展开^[3]。他用内容和表达取代索绪尔的所指和能指,认为符号功能来自内容平面和表达平面的互动,两者是一种连接关系。他赞成索绪尔对形式、实体的区分,并将未定型的思想和声音统一称为混沌体(purport)。基于语言内容平面和表达平面同构的设想,在这两个平面上,叶氏分别勾勒出三个层次:形式、实体和混沌体。这样,层次模式中共有六个层次,由内向外分别为内容—形式、表达—形式、内容—实体、表达—实体、内容—混沌体和表达—混沌体。

单纯的内容—表达互动形成的是自然语言,它是一种外延符号。符号的功能不一定是由于思想和声音的单纯互动形成,有时一个符号的表达平面本身就是一个符号,其内容平面涉及不同的语体形式、语体、价值语体、语式、语气和习语等方面,这种符号是内涵符号。也就是说,一个内涵符号需实现两种不同的内容—表达互动:首先是作

为表达的外延符号的内容—表达互动,是一种初级互动,然后是作为内涵符号的内容—表达的互动,是一种高级互动,如图1所示。外延符号表达本体论意义,内涵符号则表示其外延符号的“社会文化以及个人的联想意义”^[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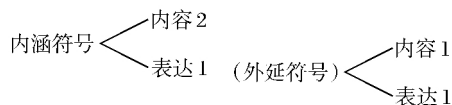


图1 内涵符号的内容—表达互动图

形式—实体—混沌体之间的互动可以看成是内容—表达互动的补充,因为无论在内容层,还是在表达层都可以进行形式—实体—混沌体的分析^[2]。混沌体为形式提供实体,实体因形式而得以存在,而形式得以存在是因为内容和表达的相互作用。混沌体与实体之间和形式与实体之间都存在一种图式和具体使用的关系,这种关系被叶氏称为表现(manifestation)^[5],即混沌体由实体表现,形式也由实体表现。由于形式、实体和混沌体分属不同的层次,表现实际上是一种层级组织之间的选择关系,由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互动实现。

叶氏的内涵符号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即内容和表达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混沌体—实体—形式的表现关系说明了语言从思想到形式的动态过程。这两个维度的互动关系对兰姆和韩礼德的层次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2. 兰姆的层次观

兰姆的层次理论始于语言符号的分层次研究。在他看来,语言是用来产生和理解言语的,而语言的运用与产出在本质上是层次性的。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美国印第安莫纳奇语法,在研究中,他发现用分层次体现的方法更合理简洁。在叶氏层次理论的启发下,他按照语义刺激到语言产出的过程将语言也划分为六个层次,从上到下依次为:超义素、义素、词素、形素、音位和下音位^[6]。其中,超义素层和下音位层是语言的外围系统,前者关注语言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后者关注声音的区别性特征。中间的四个层次是语言的主要层次:义素层说明小句各成分之间的关系,词素层说明小句的结构,形素层说明单词的结构,音位层说明小句中的语调、节奏和重音等韵律特征。从上世纪70年代起,层次语法向认知方向发展,语言被重新整合为三个层次:语义、词汇语法和音位,其中词汇语法层相当于之前的词素层+形素

层,语义层和音位层分别相当于之前的义素层和音位层^[7],它们在大脑中都有相对应的功能区域。

与叶氏一样,兰姆也将语言看作是关系网络系统,并根据语言层次间的连接关系以及各层次内部成分之间的关系勾勒了一个含有聚合关系、组合关系和体现关系的三维关系网络。语言的每个层次都是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作为符号,语言是几个层次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说明层次间的这种连接关系,兰姆借用布拉格学派的术语“体现”(realization)来命名这种符号关系。对一个小句来说,每个层次都有自己的单位和结构,各层次之间的关系既不是类和成分的关系,也不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而是体现关系,在上的层次单位由在下的层次单位体现。

3. 韩礼德的层次观

承认语言的多层次性,是系统功能语言研究的起点。因为“要想一次就把所有层次上的语料加以解释,必然会导致在任何层次上无法对任何语料进行充分解释”^{[8]55}。在《论语法的范畴》中,韩礼德将语言分为形式、实体和语境三个层次。实体是语言的材料,可以是声音的或书面的;形式包括语法和词汇;语境指语言语境或者上下文。像索绪尔一样,韩礼德也强调形式层的核心地位,认为“当把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时,形式是关键,因为正是通过语法和词法才使语言活动有意义”^{[8]56}。

由于内容和表达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语言系统需要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组织意义^[9],即语义层,包括语言的三个元功能成分: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概念功能指语言可以反映人的主客观世界的过程和事物,人际功能指语言可以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语篇功能指语言可以作为谋篇的手段。这样,语言被重新划分为三个基本层次:语义层、词汇语法(或句法)层和音位层^[10]。有关语义层和词汇语法层的界线,韩礼德的态度是模糊的。他一方面认为及物性系统、语气系统和主位系统与词汇语法系统处于同一层次,另一方面又说从这些系统中所进行的选择是语义特征的选择。为了弥补理论上的这种缺陷,韩礼德又提出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来完善人际成分概念,即言语功能系统^[11]。该系统有陈述、提问、命令和提供等四个子系统,由低一级的语气系统来体现。在《通过意义构建经验》^[12]中,为了把概念作为一个系统网络来呈现,韩礼德设想了概念

语义系统,或概念基块。该网络将现象作为起点,以[成分]、[图形]和[序列]为选择系统。可以说,及物性系统、语气系统和主位系统应该是词汇语法层的选择系统,或者是形式层上的潜势部分^[13];言语功能系统和概念语义系统,是语义层的意义潜势。在最近的论著中,韩礼德用五个余切圆构建了以下层次模式,从上到下依次为:语境、内容—语义、内容—词汇语法、表达—音位和表达—语音^[14]。这里的语境与理论初期的语境内涵不同,指语篇外特征,包括情景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情境语境即语域,包括语场、语旨和语式三个成分,它们分别对应于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文化语境即语类,是语域与目的的结合,其抽象程度高于语域。

在对层次关系的说明中,韩礼德一开始沿用叶氏的“表现”来描述形式和实体的关系^{[8]77};形式由实体表现;同时他又采用兰姆的“体现”来描述形式层内部的符号关系:形式范畴由形式项体现。表现和体现都是说明(exponence)(即将高度抽象的理论范畴和具体的语言资料联系起来)的一个类型。韩礼德后来用“体现”取代“说明”^[15]，“一则因为兰姆的术语知名度高,并且与他要表达的意思很一致,二则他的‘说明’的含义其实和弗斯的是不同的。”层次间没有先后或优先关系,但有一定的顺序,抽象程度越高,层次也越高。

三、发现与结论

索绪尔虽然没有提出层次概念,但他所提出的所指和能指、形式和实体的二元对立以及符号任意性和线性原则是叶氏等人层次理论的源泉。兰姆和韩礼德对叶氏的观点既有传承和借鉴,又有发展。兰姆起初的层次模式以叶氏的为参照,并将内容—表达的连接关系进一步阐释为体现;韩礼德的层次理论基本上是按照叶氏的模式发展的,尤其是对“更高层次”的语义的探索可以说是对内涵符号的探索;在层次的体现方式上,韩礼德借鉴兰姆的观点,从功能的角度进行了修正。所有这些形成了三者层次模式既有重合、又有分离的格局。下面我们将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

1. 层次术语的对应关系

叶氏、兰姆和韩礼德对语言层次的划分主要以层次间的对立关系或功能为依据,但他们对各个层次的命名方式各不相同。叶氏以本层次在哲

学上的内涵来命名,韩礼德以本层次的语言基本特征来命名,而兰姆则以本层次的最小语言单位来命名。韩礼德和兰姆的层次模式经历了几次变

化,我们将以叶氏的术语为参照,将层次术语之间的对应关系归纳如下,见表 1。

表 1 叶氏与兰姆和韩礼德有关层次术语对应表

叶氏 ^[3]	兰姆 ^[6]	兰姆 ^[7]	韩礼德 ^[8]	韩礼德 ^[10]	韩礼德 ^[14]
内容—混沌体	超义素				语境
内容—实体	义素	语义	语境	语义	语义
内容—形式	词素+形素	词汇语法	形式	词汇语法	词汇语法
表达—形式	音位	音位		音位	音位
表达—实体	下音位		实体		语音
表达—混沌体					

表 1 可以说明两点。第一,无论兰姆还是韩礼德,他们的层次模式中都没有一个和叶氏的表达—混沌体相对应的层次,因此,有学者用“声音本身”(“sound as such”)来命名这一层次^[3]。第二,语言的层次在总体上是根据索绪尔对内部语言学 and 外部语言学、能指和所指、形式和实体的二元区分建立起来的。有所不同的是,索绪尔把凡是与意义有关的都排除在语言学研究范围之外,而叶氏等三人的层次模式都涉及到意义。

然而,表 1 中各个层次模式术语的对应关系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因为每个人对层次内容的解释都不尽相同;即使是同一个人,对某个层次的诠释也会随理论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其结果是不同的术语有相同的内涵,或相同的术语有不同的内涵。在表达平面,所对应的各个层次,尽管术语有所不同,但内涵相同。在内容层平面,情况较为复杂。叶氏将内容—实体确定为语境语义,而韩礼德对语义的界定经历了几次变化,Taverniers 将其归结为三类:外延语义(即理论初期所指的语境)、形式语义(即元功能成分)、内涵语义(即言语功能和概念基块理论)^[3]。其中,外延语义和叶氏的内容—实体相当,内涵语义与叶氏的内涵符号的内容—实体性质相同,但其范畴小于后者,形式语义没有和叶氏模式相对应的成分。兰姆的语义是一种传统的句法语义概念,只包括概念意义,小于韩礼德的形式语义范畴。叶氏没有明确将内容—形式与具体的语言成分联系起来,因而产生了多种不同的解释,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将内容—形式看做语法(如 Householder^[16]和 Heyvaert^[17])。兰姆指出,造成内容—形式理解困难的原因在于叶氏没有区分形素和词素^[18],不过后来兰姆又将两者合并为词汇语法层。韩礼德则从其理论之初就将内容—形式诠释为词汇语

法^{[8]39}。这些与索绪尔将形式看做语法体系的观点是一致的。内容—混沌体,是各种语义特征的本质或抽象,和韩礼德语境中的情景语境对应,而兰姆的超义素和韩礼德的语境概念相当。

2. 层次间的关系

叶氏以表现来表述形式—实体—混沌体之间的关系:实体表现形式和混沌体,体现了重“形式”轻“实体”的思想。表现与体现实际上是一致的,都是抽象程度高的层次由抽象程度低的层次表现或体现,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叶氏的体现方式表述为:实体体现形式和混沌体。兰姆和韩礼德对语义的关注促使他们对其进行了修正。根据二者对层次的等级处理方式,各层次从上到下应为:内容—混沌体、内容—实体、内容—形式、表达—形式、表达—实体,以及表达混沌体。他们两人的层次体现方式,用叶氏的层次术语可以图 2 表示(“\”表示“体现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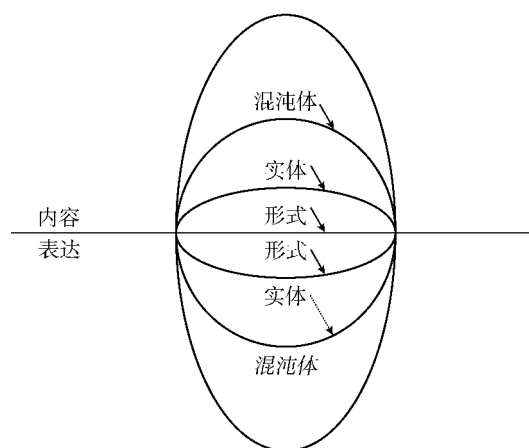


图 2 用叶氏的术语展示兰姆和韩礼德层次理论的体现关系

由于两人的层次模式中都没有表达—混沌体这一层,因此,该层的“混沌体”以斜体字出现,其体现箭头以虚线出现,以表示一种理想的状态。

图2表明,在表达层面,实体体现形式并体现于混沌体,但在内容层面方向则相反,实体体现混沌体并体现于形式。内容和表达的界面是语言,形式是语言的核心。

三人的层次理论都涉及到了体现关系、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三种关系的有机结合揭示了语言符号从概念到声音的运行机制。聚合关系是同一层次内的选择关系,而体现关系是不同层次间的选择关系,组合关系则是各层次间和各层次内的各种选择互动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2] 张绍麒. 试论语符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基本特征[J]. 烟台师院学报,1986(1):45-52.
- [3] Taverniers M.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in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Halliday's Interpretation of the Hjelmslevian Model of Stratification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1,43:1100-1126.
- [4] 王德福. 语符学语言模型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27.
- [5] 叶姆斯列夫. 语言图式和语言运用[M]//叶姆斯列夫语符学文集. 程琪龙,译.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191-195.
- [6] Lamb S. Outline of Stratificational Grammar [M]. Washington D. C. :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66.
- [7] Lamb S. Pathways of the Brain: The Neurocognitive Basis of Language[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1999:34-49.
- [8] Halliday M A K. Categories of the Theory of Grammar

- [M] // Halliday M A K. On Grammar. New York: Continuum, 2002.
- [9] Halliday M A K. Explorations in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M]. London: Arnold, 1973.
- [10] Halliday M A K. Modes of Meaning and Modes of Expression: Types of Grammatical Structure and Their Determination by Different Semantic Functions [M] // Halliday M A K. On Grammar. New York: Continuum, 2002:196-218.
- [11]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Code and Language as Behaviour: A Systemic-func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ure and Ontogenesis of Dialogue[M] // Fawcett R P, Halliday M A K. The Semiotics of Culture and Language. London: Pinter, 1984:3-35.
- [12] Halliday M A K, Matthiessen C M I M. 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M]. London: Continuum, 1999.
- [13] 黄国文. 系统功能句法分析的目的和原则[J]. 外语学刊, 2007(3):39-45.
- [14] Halliday M A K, Matthiessen C M I M.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3rd ed. London: Edward Arnold, 2004.
- [15] Halliday M A K. Some Notes on "Deep" Grammar[M] // Halliday M A K. On Grammar. New York: Continuum, 2002:106-117.
- [16] Householder F W. Linguistic Speculation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17] Heyvaert L. A Cognitive-functional Approach to Nominalization in English[M]. Berlin: Mouton, 2003.
- [18] Lamb S. Epi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M] // Jonathan W. Language and Reality. New York: Continuum, 2004:71-117.

Theories of Linguistic Stratification

——From Saussure to Halliday

XU Lai-juan^{1,2}

(1.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9, China)

Abstract: The stratificational nature of language as sign is a core concern of modern linguistics. Although Saussure himself did not study the stratificational nature of linguistic sign, his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two binary opposites—signifier vs. signified, form vs. substance, arbitrariness of the sign and linear character of the signal, provides a common theoretical background for Hjelmslev, Lamb and Halliday to develop their stratificational theories. Based on a careful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of how the strata are classified, what each stratum consists of and what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and within the strata are, 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comments on the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linguists' stratificational theories in order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perties of linguistic sign.

Key words: theory of linguistic stratification; Saussure; Hjelmslev; Lamb; Halliday

(责任编辑:李新根)